

十八歲，我想擁有真我

6A 李嘉妍

呼嘯着的寒風毫不留情，從窗戶、牆壁的空隙和裂縫鑽進屋裏。我身前愁苦的聖誕樹像是得了傷寒病似的，無力地發着光。我輕輕觸摸它身上滿滿的裝飾品，它的無奈如觸電般瞬間溜到我的心裏。也許它討厭受到束縛；也許它討厭這樣虛假的自己……

十七歲的我，每天都拖着一個千斤重的硬殼回校。乏味的校服如鐵鎖般緊鎖我的靈魂，限制我的一舉一動，它的整齊簡單彷彿在取笑我內心的混亂抑悶。牽制着我的那左襟前的徽章，很重，很重。我只是一輛被限制了軌跡的鐵車，容不了我自行改變方向，因為它並非私人擁有。「之乎者也」、「道德價值」，它們在我腦海中盤結成一個巨大的結，無論怎樣拼命拉扯，只是愚昧地把它拉得更緊，這些繁重可惡的資料已慣性擠到僵死的腦中。我了無知覺，只是面對公開考試的機械。一年的時光，為何那麼長？

我無奈地垂下頭，發現聖誕樹上的部分燈飾根本沒有亮起，原來，時間久了，它也累了。但當我幻想到十八歲中學畢業、擁有真我時，嘴角便會不其然翹起，會心微笑。

十八歲的我，會穿着整齊合身的校服，迎接期待已久的畢業禮。這件曾被我冷眼相待的校服，頓時變得很輕、很輕，因為它已不是沉重的鐵鎖，而是一個衷心的祝福，祝福我未來尋回自我的見證者。當我踏上典禮台，接過證書的那刻，我的心會被和暖的春水包圍，這張不平凡的紙張是一張通行證，一張容我不隨軌跡奔馳的通行證。那刻的我，會是脫離束縛，當回

最真率、最喜歡自由的自己。

十八歲的我，隨着常規刻板的學習與我愈來愈遠，我幻化成一顆簡單的蒲公英種子，在微風的輕送下，飄蕩到每一個角落，或是公園小溪，或是森林魚池。當我碰到我的夢想之地時，我會停留在那處，融入泥土之中，綻放專屬於自己的精彩。

十八歲的那年，我會埋頭計劃未來的大計，因為我已成年了。那時，我可以拿起昔日的畫冊，隨時隨地畫下那裏的明媚風光。我會躺在綠油油的草地上，小草會在微風的吹拂下晃動，蒲公英自由的飛翔，像隨着晨風在唱歌起舞，舒緩我那繃緊的神經，抹掉長期停留在雙眼下的眼袋，一切無拘無束，容我暫時逃離現實的框架，享受那刻大自然帶給我的自由寫意。

十八歲，我想擁有真我。這個夢是那麼接近，又那麼遙遠。我心中默默地跟這棵還在痛苦抑壓的聖誕樹說：明年今日，我會讓你回復真我，一起等待吧！

「叮噹叮噹……」聖誕節到了……